

当代西方思潮

《国外社会科学》编辑部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当代西方思潮

《国外社会科学》编辑部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1988

当代西方思潮

《国外社会科学》编辑部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密云华都印刷厂印装

787×1092 1/32开本 12印张 270千字

1988年12月第一版 1988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4500

ISBN 7-80050-050-0/C·11 定价：3.20元

编 者 的 话

社会思潮是一定历史时期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思想的集中反映。正因为这样，各种思潮都有自己的思想倾向，表明人们与其周围的社会关系。进步的思想和理论可能成为重要的力量从而促进社会物质生活过程的发展，推动社会前进；相反，落后的、错误的思想和理论，都将对社会发展构成威胁，阻碍社会的进步。特别是反动的思想和理论，它的影响甚至可以使社会倒退许多年，如法西斯主义等思潮。

战后，西方思想界非常活跃。出现过各种社会思潮，有马克思主义的，也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曾被西方学术界称为“新左派”的思想家，如美国的马尔库塞，在西方颇有影响。马尔库塞还被西方激进的青年奉为“精神领袖”。

马尔库塞等人虽然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批判，并对所谓的“后工业社会”的基础和价值观念提出异议，但是，正如法国Ph.A-.布莱拉尔所说，他们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

与新左派同时存在于西方思想界的，还有一种激进思潮，有人把它称为“极左派”。这种思潮对派左和传统的保守主义持激烈的批判态度。

此外，在当代西方思潮中，还存在新右派、新保守主义、恐怖主义、新法西斯主义等，特别是新右派、新法西斯主义

等思潮，是和资产阶级反动文化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将近年来在《国外社会科学》和《国外社会科学动态》月刊上登载的有关文章辑录成册，供理论工作者和广大读者研究和参考。

本书由沈仪琳同志主编，参加编辑工作的有鲁丽娜同志。

1988年10月

目 录

新 左 派 运 动

- 马尔库塞的工业社会批判理论 [法] Ph.-A. 布莱拉尔 (1)
- 赫伯特·马尔库塞的遗产 [美] 琼·L. 科恩 (22)
- 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 [波] A. 雅·卡尼娅 (30)
- 一位为了未来的哲学家 [法] C. 德拉康帕涅 (36)
- 萨特关于哲学问题同助手贝尼·列维的谈话 [法]《新观察家》周刊 (43)
- 弗罗姆的最后谈话 [联邦德国] M. 勒姆勒
Z. 洛德曼 (57)
- 论权力——一次未发表的与M. 富科的谈话 [法] P. 邦塞纳 (66)
- 新左派运动及其演变 [苏] Θ. 凡·巴塔洛夫 (77)
- 新左派和左派战略 [南] B. 扎拉丹 (92)
- 法国思想界十年回顾 [法]《新观察家》周刊 (103)

新保守主义及新右派

- 日本和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教授会见记 [日]《东方经济学家》杂志 (130)
- 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 [美] A. 古尔德纳 (135)

新保守主义和欧文·克里斯托尔

- [美]J.纽奇特兰 (143)
新保守派的思想和左派的思想 [意]J.基亚兰特 (152)
什么是新保守主义 [联邦德国]H.克雷格尔 (165)
8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美国知识分子
的思想倾向 [苏]B.武尔夫 (180)
新保守主义进退维谷 [联邦德国]I.费彻尔 (194)
国际保守主义 [联邦德国]L.埃尔姆 (208)
新右派思想家 [联邦德国]I.费彻尔 (219)
论社会主义 [美]P.M.斯威齐 (227)
社会主义还有前途吗? [联邦德国]I.费彻尔 (232)
意大利及其新右派 [法]C.昂布鲁瓦兹 (242)

恐怖主义的起因 [美]M.克伦肖 (247)

西方马克思主义

论当代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战

- [南]B.伊布拉安帕西奇 (262)
生命与死亡：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
..... [法]M.亨利 (271)
评新马克思主义 [联邦德国]T.罗克莫勒 (292)
东欧异端的马克思主义 [美]T.奥利兹祖克 (311)
今日西欧马克思主义 [联邦德国]I.费彻尔 (329)
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最新著作
..... [美]N.斯科特·阿诺德 (342)

马尔库塞的 工业社会批判理论

[法] Ph.-A. 布莱拉尔 新 慰译

赫伯特·马尔库塞离我们还不到一年。现在来介绍一下他的介乎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之间的作品的要点，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在我们看来，马尔库塞的主要贡献在于而不仅限于试图建立一种先进工业社会的批判理论。因此，他的好些论文都能得到反应。

“马尔库塞”现象

在1968年发生使大学校园和知识界动荡不安的事件以前，广大公众并不十分了解赫伯特·马尔库塞。但从此以后，他的名声就越出了国界。不管是引起了一些人的指责还是唤醒了另一些人的希望，对他的思想却不能漠然视之，这一点是不得不承认的。这也许是因为他善于及时重新发动一场关于社会的争论，充实关于人类幸福的看法。在这一点上，有些人曾经以为在马尔库塞那里发现了某种新享乐主义。

马尔库塞登上了对后工业社会的基础和价值观念提出异议的新左派思想家的宝座，但是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学院式的批评指责他的著作是折衷主义。因为马尔库塞的思想方法完全不是一种边缘思想，而是黑格尔、马克思和弗洛伊德

的融合——这正是他的独到之处。有一些批评家认为，对于这三位在理论上有联系的思想家中的任何一位来说，马尔库塞都是一个异端分子。例如，A.德利贝拉着重指出，每当黑格尔使用“生成”或“反面的合理”思想这样一些词的时候，马尔库塞总是顽固地想把他拉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来；按照他的看法，马尔库塞是在“修补”辩证法的概念，并在《精神现象学》的范畴内把马克思的历史循环论思想同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思想结合起来，以便把黑格尔的概念体系转化为一种革命的理论模式。R.卡斯特尔在《理性与革命》一书的序言中指出，在马尔库塞看来，批判的程度超过了方法论的严密性，这就在认识论上阻碍了他的思想向科学缓慢地发展，所以只好躲进空想的天地里。A.克莱尔认为《爱欲与文明》和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同出一源；按照这位作者的看法，马尔库塞是从在认识论上同“青年马克思”决裂以前的马克思那里得到的启发，就象马克思曾经受到过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一样。至于J.拉普朗什，他认为，特定社会条件所造成的过分压抑同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性是不相容的。马尔库塞还受到诺曼·布朗这样一些精神分析学家的攻击。布朗提出一种和S.弗洛伊德那篇题为《文明的苦恼》的论文截然相反的解释。

然而，尽管有这样一些批评，马尔库塞的著作还是值得注意的。一方面是因为，正象安德烈·尼古拉风趣地指出的，“马尔库塞的异端邪说正是马尔库塞的真理”；另一方面是因为，不管愿意与否，现在存在着一种“马尔库塞”现象，这种现象标志着一种政治思想与某些对现状不满的社会运动的结合。在理论上引证黑格尔、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这一点

尤其不应该使我们看不到马尔库塞的著作对于研究当代社会中的人来说是一项十分重大的贡献。

实际上，马尔库塞的自省概述是对某种政治事业的展望，因为它的目的是要为一种先进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奠定基础。使我们有理由把马尔库塞的论点看作一种政治思想的另一个因素是，这些论点的根源是一种明显的伦理学上的动机，这种动机可以归纳为下述两个命题：

——“人生是值得享受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人生是可以享受的，而且（……）应该使人生值得享受。这种判断是一切智力活动的基础；这种判断是一切社会理论的前提，而拒绝这种判断（这样做也许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就意味着拒绝理论本身。”

——“……对于一个特定的社会来说，存在着改善人生的特殊可能性，以及实现这些可能性的道路和方法。”从这条公理得出结论，马尔库塞的思想方法既不是沉思默想，也不是解脱或“贵族式的隐退”，但是可以先验地称之为一种实践的理论，即一种指导社会变化的概念体系。应该从理论去找到社会变革的道路和方法。马尔库塞打算从把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概念结合在一起着手，制定这样一种社会实验的理论。

马尔库塞明确地拒绝把历史设想成黑格尔理想整体的实现，首先试图在社会结构中找出起推动作用的矛盾和引起变化的对抗来。因此他对先进工业社会的状态感到兴趣。马尔库塞根据这种分析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社会现在不再是马克思所描绘过的那种资本主义社会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封闭的天地”，一个“单面的”躯体。

马尔库塞从预先观察到的一些变化出发来探索适合于变化的道路和方法，建议重新给“革命”的概念下定义。革命不能再局限于改变经济关系，而应该全面地考虑人的各个方面和人的各种潜在性。马尔库塞因为已经肯定有必要进行一场“全面的革命”，所以就要在这个单面社会的内部找出“否定的力量”来。

单面社会

要正确理解马尔库塞的政治判断，就应该记住下述事实：马尔库塞在试图揭示弗洛伊德的传统解释前后不一致的时候，就已经想在理论上肯定存在着一种非压抑性社会的可能性。我们打算通过下述三个论点来勾划出马尔库塞关于先进社会的看法：

1. 在所谓的丰裕社会里，现在存在着从一种压抑性秩序过渡到一种非压抑性秩序的各种条件。然而，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看法相反，资本主义制度是能够通过接受技术进步使自己得到巩固的。但是这种吸收技术革新是用如此不合理的方式来实现的，以致所谓的“消费社会”实际上只是一个“过分压抑的”社会。

2. 技术已经变成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在一个强国的内部……指导进步，并创造生活的某些形式”。从今以后，技术的进步就等于全部合理性。

3. 为了做到一体化，这种合理性规定各种社会力量必须一致。过去的革命者每当彻底改革的尝试越是可能推翻一种他们由于参加“消费”而从中得到好处的制度时，就越加在

政治上顺从。

以上就是单面社会的大概轮廓。

消费社会在结构上的不合理性

“……生产力的社会性和生产力的特殊组织之间以及社会财富和破坏性地利用这些财富之间的矛盾，在所有的领域和在政治的各个方面支配着这个社会。”实际上，马尔库塞并不分析这种矛盾，而只是重复马克思的那些基本结论，再加上消费社会批判运动提出的那些论点。

扩张拯救并加强了这种制度。先进的工业社会在变得更加富裕、生产上更富有竞争力的同时保持着压抑性。此外，它的经济也逐渐适应军国主义者的要求。然而，生活对于越来越多的人来说变得更加安逸，人对自然的控制日益显示出来。“生产率和各种破坏手段同时在增长：人类正在受到全面毁灭的威胁。”这样的制度从它的运转原则来说就是不合理的。贫困与财富形成前所未有的悬殊差别。潜在的生产力在客观上可以超越匮乏的阶段，然而在“丰裕社会”里却一直存在着贫困和匮乏。

丰裕社会的国际政策是它的内部演变的特殊表现，是“在国内外保留国家权力结构的（社会和政治）需要同不发达国家人民的反抗所证明的这种需要的历史陈旧性之间冲突”的特殊表现。

这种高度发达社会的不合理性表现为效率原则的至高无上。自由资本主义之所以转变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是因为多国公司内部的集中代替了个别生产单位之间的竞争。

“‘个性’在经济领域里（而且不仅在这个领域里）变得过时了；由于劳动生产率迅速而令人吃惊的增长，由于利用这种生产率的手段和工具的增加，个性衰退了。”

在《社会批判理论》一书中，马尔库塞谈到了人的个性和独立自主的问题。他指出，与工业社会每一次革新相对应的，是机械化和群众性生产的一次进步。马尔库塞认为，毋庸置疑，从人道的观点来看，减少社会生产中所消耗的个人必要劳动是一大进步，其结果必然是减少每一个人的劳动负担。然而，我们所看到的却是相反的趋势：连泰罗制也没有消耗过这么多的劳动力。随着生产节奏加快而来的是生产率的提高：这是劳动者向生产本位主义的目的所付出的赎金。从人及其潜力的观点来看，在生产中全面运用效率原则导致制度的不合理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可能从一种异化的劳动状态转入一种非异化的劳动状态，即转入人在生产过程中是独立自主的创造者的阶段。接着，马尔库塞又探讨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一个方面：个人在工业社会中的出现，在劳动的物质过程“之外”成长为独立自主和自由的人。马克思在设想共产主义的时候，曾经把“自由王国”同“必然王国”区别开来；我们曾经注意到，人们可以小心翼翼地把弗洛伊德的“享乐原则”概念和“现实原则”概念放在一起。“自由王国”预先假定有一个服从最有效合理性标准的社会组织。这就是说，自由有人类的繁殖作为先决条件。在正常情况下，用于同匮乏作斗争的时间应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减少，由此应该延长用于个人自由享受的时间。实际上，马尔库塞是在用“弗洛伊德的学说”解释马克思的学说。马克思谈到过情欲的王国……，但没有给它起名字。然

而，马尔库塞指出：“当代工业社会几乎封锁了这个自由王国”，因为“空闲的时间”已经变成了这种制度再生的诸因素之一。要注意，应该把这种空闲的时间同马克思所说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区别开来，因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和自由的社会联系着的，而空闲的时间则是和一种压抑的社会联系着的”。

按照马尔库塞的看法，这样一种社会除了是压抑性的，还是不道德的，因为在这种社会里同时存在着“商品堆积如山”的现象和生活在社会边缘、连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都没有的社会阶层。“富裕社会的言论、它的政治家和演说家的微笑、它的祈祷、它的无知和它的知识分子的虚假才智，都是不道德的。”马尔库塞在求助于一种道德观念，即不道德概念。这就证实了我们对于马尔库塞理论的伦理基础的看法。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可能性”与“现实性”之间以及本质与存在之间的所有这些矛盾，都是来源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可改变地屈服于效率原则，也就是属于资本的逻辑。在马尔库塞眼里，由于没有形成理论，所以可以明确地说，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联系仍然是形式上的。因此，被看作是产生资本主义不合理性的各种机制同资本主义的运转规律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总之，和先进社会相对应的是生活水平明显地普遍提高；人不再苦于匮乏。但是，和这种解放的可能性相矛盾，这种社会是对个人的和对公众的约束达到了顶点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人被剥夺了主动性、创造性和劳动的目的性。这种高度发达的社会，这种开创“富裕时代”的富裕社会，并不在质量上改变受物质条件控制的人的处境。现代奴隶制

是在理性的名义下采取的，它使人变成了一种单面生物。

单面人是一种极权的先进社会的产物。这种社会使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生物学的、智力的、社会的……）都服从效率原则。个人的覆灭是在按实证主义理性的排他性标准建立起来的科学和技术的名义下进行的。

资本主义和极权主义

马尔库塞指出，大规模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剥削——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动力——结合在一起影响公众的和私人生活的一切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倾向于变成极权的，因为它把个人的活动、态度和才干统统纳入它的生产本位主义的绝对必要之中。这种现象表现为私人利益和公众利益越来越互相渗透，社会的需要和个别的需要混淆在一起。

我们看到，马尔库塞是区别对待独裁主义和极权主义这两个概念的。极权主义和政治上的民主并不是不相容的，恰恰相反，民主的假面具反而能够更好地掩盖极权主义。“极权主义不仅是一种恐怖主义的政治单一化，也是一种非恐怖主义的经济技术单一化。后者以虚假的普遍利益的名义操纵各种需要。”在马尔库塞的说法中，“极权主义”并不是简单的肉体上的强制：它是一种通过生物学基础起作用的更加广泛的压抑。

在丰裕社会里，在个人身上发展起来的需要并不是人的原始需要；在消费社会里所表现出来的这些需要是经过升华的，因为这些需要是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塑造和培育出来的。因此，社会需要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消费模式从外部

规定的不由自主的需要。个人通过社会化的过程把他已经使之内在化的这些需要变成了自己的需要。

由此可见，消费社会在人的身上形成了一种第二性格，这种性格以商品的形式把人和一种生物学方式联系在一起。

“社会化了的”人需要获得、占有和消费市场上“供应”的产品和各种小玩意儿。于是人便受到巨大的广告网的影响；这种广告网成了群众文明的商业流通的特点。在马尔库塞的判断中，这种第二性格与有可能使供应和消费过程中断的任何社会和政治激进主义截然不同。这些衍生出来的需要“表示反革命在本能结构中更深地扎下了根”。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是在这些衍生出来的需要的基础上繁殖的。

抑制这些“制造出来的”需要，是先进工业社会的典型调节方式，这种做法引起文化的异化。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和专制权力造成弄虚作假。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制度用促进消费的办法推迟生产过剩危机，通过满足这些需要使个人具有第二性格。马尔库塞告诉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需要才是压抑性的需要。马尔库塞的观点虽然不是与此相反，但是和那种认为群众文明敲响了阶级斗争的丧钟的论调却有所不同。相互冲突的利益在客观上总是存在的，即使这些利益由于同时存在于一种所谓的普遍利益之中而暂时没有冲突。这种关于普遍利益的思想体现在社会行为的统一化和标准化过程中。“即使工人和老板看的是同样的电视节目，即使女秘书和她雇主的女儿穿得一样漂亮，即使黑人有一辆卡迪拉克牌轿车，即使他们读的是同一种报纸，这种同化也不等于阶级的消失，而是说明被统治阶级分享保证统治阶级继续存在的需要和满足达到何种程度。”这种把特殊溶

化在一般中的做法属于极权主义的范畴，因为这种做法意味着否定阶级斗争所固有的历史潜在性。

个人通过这些衍生出来的需要间接地参与这种制度，这使他们对自由产生了幻想，因为各种政治制度（普选制等）的民主作用加强了这种平均主义的印象。马尔库塞把个人使外来的需要内在化的过程称之为“摄取”。这种“摄取”“令人想起多少是自发的活动，自我通过这些活动从‘外部’进入‘内心’”。这样一种极权主义的顶点，就是它在民主的形式下比在专制的形式下显得更为有效。因为在消费社会里，个人通过满足需要自己压制自己，被剥削者通过满足需要自己剥削自己……。于是就产生一种虚假的意识，这种意识由于隐藏在科学与进步表面上的不偏不倚的背后而更加危险。

理性主义和进步

马尔库塞明确指出，“进步”和“科学”并不是中性的观念。这些词具有政治上的涵义。科学由于应用在技术上而开始为一定的历史规划所特有的目的服务。中性的进步观念是实证主义思想体系的主要论点。实际上，技术和实证主义思想在共同统治着这种压抑性的社会，把它描绘成一个“合理的极权社会”。

因此，“进步”的思想体系是某种设想人类进化的方式。超压抑的社会已经把科学的成果纳入它的剥削和压迫的武器库。我们从此再也不能说科学是纯粹的研究，而不强调它在社会机制内部的作用。“因此，曾经使我们越来越有效地控制自然的科学方法曾为我们提供过一些纯概念，但它同样